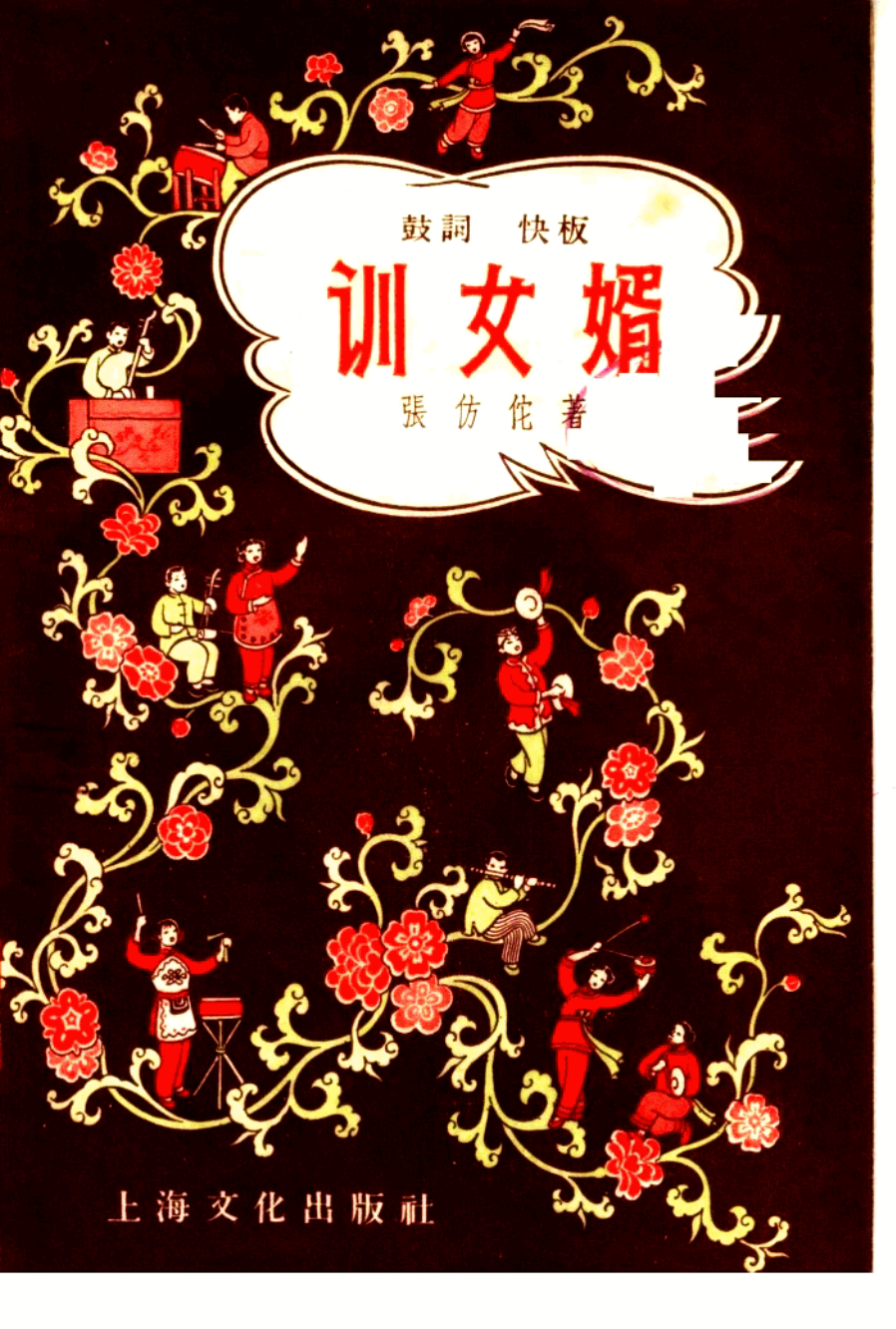




鼓詞 快板

訓女媚

張仿佗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我并不是为了將來想当什么作家才学习寫作的，是因为整天生活在農業生產合作社里，見办了一樁好事，心里就挺痛快；看見落后的事情，心里就挺别扭。心想，根据社里發生过的事情，寫些說唱段子，鼓励那先進的使他更先進，教育那落后的使他轉變。这也是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事業呀。从这兒就產生了寫作的动机。

想的倒好，寫起來可不是那么容易。長長的时间过去了，寫了很多，可是能感动人的事情，总也寫不到紙上去。有鋼使不到刀刃上，多着急啊！这才从各方面摸索門路，讀傳統的曲藝作品，讀名著作，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的能力太差。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团編輯部的同志，对我的作品一次又一次的热心指導，更鼓励我加强学习。我反复的学习党的文藝理論，特别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使我深切的体会到，要想真的寫作点兒东西，必須从各方面丰富自己，更重要的是加强政治学习，虛心的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学习党的各項政策，加强自己的道德品質修养，这样才能在生活中發現新鮮事物。就这样，又經過了很長的时间，我把我所贊揚的人物和我所不同情的人物，經過了仔細的觀察、研究、分析，闢出了一些模糊的影子，这

才笨頭笨腦的寫在紙上，成了現在的這個本本。

雖然它是很粗糙的几篇東西，這完全要歸功於黨以及文藝界的同志們對我的培養。今後，我只有更努力、更刻苦的學習和創作，來報答黨對我的期望。

這本書包括六篇鼓詞和一篇快板，寫的都是一些農村裏的事情。除“買鞋”一篇以外，還都是農業社社員的事情。“救豬”寫一個飼養員冒着大雷雨搶救一頭病豬的故事。“求畫畫”描寫農業社員對轉高級社的各種思想情緒和對未來生活的美好理想。“訓女婿”“端陽節”諷刺、批判有自私自利和保守思想的人。“買鞋”寫服務態度不好的供銷社幹部。“劉二管牲口”批判勞動態度不好的飼養員。“桑樹底下的教訓”批判看不起農民、不愛護農民財產的下鄉幹部。這幾篇唱詞都是用庄稼話寫成的，好認也好學，目的是：讓老鄉們讀一讀或聽一聽，更願意唱曲藝的同志們把它利用起來，借着你們能感動人的表演藝術唱唱，使書中先進的人物得到大伙兒的贊揚，給人們當個榜樣，向他們學習。把書中的落后的人物，公開的讓大伙兒“羞”他一下子，讓落后的社員，也對照想想他自己可恥的行為，促使他轉變。不論效果怎樣，這總是我的意圖。

希望同志們多指教，多提些寶貴的意見。

張仿佗 1957年2月於瀋陽

目 次

救猪(鼓詞)	1
求画画(快板)	6
訓女婿(鼓詞)	11
端陽節(鼓詞)	18
買鞋(鼓詞)	24
刘二管牲口(鼓詞)	30
栗樹底下的教訓(鼓詞)	33

救 猪

〔鼓 詞〕

九月凉秋雨蒙蒙，
接二連三天不晴。
这一日，上級送來一个信兒，
讓預防大雨和大風，
風雨的時間可能在下午六
點，
現在不多不少正好是三点
鐘。
農業社开了一个緊急会，
男女老少不安寧：
有的人把家具都藏到屋里
去，
有的人就修補房子緊折騰。
刘老漢累的喘氣頭冒汗，
趕緊去整理养猪棚，
只因為社里养猪屬他管，
他担心大風雨猪群出毛病。
刘老漢安排了多時又把猪

喂，
看着猪群笑融融。
真好像托兒所的一个老保
母，
費尽了心血來經營，
想的周到照顧的好，
这群猪，他一个一个都有名：
这一个是叫“大高腿”，
那一个是叫“撇嘴兒青”，
還有那“雪里站”來“小紅眼
兒”，
“大耳朵老黑”“假狗熊”，
大大小小二十口，
那一个是什么脾气他摸的
清。
老漢他猛然一轉臉，
拉住了那只“假狗熊”，
这只猪也不吃來也不動，

光站在一边乱哼哼，
刘老汉拍拍它的脊梁背，
唉！假狗熊！
平日属你最淘气，
今个你装傻充楞为那宗？
怎么这样不懂事呀！
要是下起大雨呀，你再想吃
可不中！

他对着这猪正讲话，
喇啦啦刮过一阵风。
老汉抬头四下里看，
只见黑呼呼的乌云正往上
冲，

真正是越着急越显工夫短，
八成是快到六点钟。
刘老汉看看猪群又旺旺闹，
急的他抓耳挠腮直嘟囔：
猪要赶到圈里去，
可又担心这猪棚，
究竟那点最保险？
想啊，想想那点也不中。
最后他把主意打，
把猪赶到自己房中，
拿起猪食引着走，
一群猪摇头摆尾乱哼哼，
猪群刚把房门进，

他老伴一見吃一驚，
喲！这又是什么怪主意呀？
你！你这是又要抽什么瘋？
刘老汉一听这话可不高兴，
他搖擺着腦袋哼了一声，
听我对你講一講，
先甭着急行不行？
在社里，这一筆財產归我管，
难道說你就不怕出毛病？
预报將有大風雨，
說不定天气有多凶，
粗心大意一出錯兒，
損失大小情理难容。
刘老汉正在把話講，
呼啦啦風刮暴雨來的凶。
他老伴本打算讓他把猪赶出
去，
这一來就是再說也不行，
心里别扭撇起了嘴，
气呼呼地点着灯，
回手兒端过飯和菜，
嘟囔了兩句也听不清。
刘老汉翻了翻眼嘆了口气，
心里說，唉！难找你这份糊涂
虫，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湊合着躲過大雨就能行。
今個他壓着性子來忍耐，
始終可也沒哼聲，
他老伴賭着氣上炕睡了覺，
老漢也上炕熄了燈。
他聽着雨響沒睡覺，
又聽見豬群里猛然叫了一
聲，
他擔心豬多房窄容易打架，
一邊叨念着點上燈：
“平白無故好惹事，
就屬它愛出毛病。”
唉！這邊找來那邊看，
怎麼沒有了“假狗熊”？
劉老漢使勁擦擦眼，
又數了兩遍可發了懵：
噢！喂豬時它在一邊直發楞，
也許是它有病我沒看清，
這是它沒有跟着一塊兒走，
自个又回到了那豬圈中，
看外邊風越大來雨越大，
劉老漢急的那耳朵直嗡嗡，
要去到圈里把豬找，
外邊這天氣實在凶，
粗風暴雨雖然可怕，
嗨！豬啊！我真是越想越心

疼！
我自己常對老人們把話講，
公共財產不能看輕，
跟青年們也常叨念，
要細心負責做事情，
我老漢享福受罪全憑社，
遇困難不掏出真心那還行！
真要是不去把豬找，
(夾白)這公共財產一受損失
呀，唉！
真不配擔当社員這個名！
他想到這裡把決心下，
邁開大步出房中，
回手兒又把房門倒扣，
聽了聽，那睡覺的老伴沒作
聲，
他這才又往外邊跑。
唉呀！真正是風吹雨打眼難
睜，
腳底下泥水發滑難行走，
渾身如同披上冰，
掙扎着邁了十幾步，
兩眼里就直冒火星，
兩腿發軟倒下去，
劉老漢咬牙使勁把心橫。
好！任憑你風刮暴雨怎麼下，

只要是不下刀子就能行，
別看我老漢走不動，
我爬也要爬到豬圈中。

(夾白) 你看這老头子跟天氣
挑戰啦！

爬幾步，從臉上往下掙掙雨水，

嘖嚙！嘖嚙！真好像在盆里洗臉一般同，

半天也喘不上一口氣，
累的他渾身骨頭疼。

好容易爬進圈門口，
摸摸索索進了豬棚，

唉呀！一看啊里里外外是泥水，

豬棚頂塌了好幾個大窟窿，
兩手摸着來回找，
可也摸不着“假狗熊”。

劉老漢心里發亂無主意，
猛然間聽見了一聲豬哼哼，
這一來老漢可長了三分勁，
手摸腳踢緊折騰。

吱！冷不防又是這麼一聲叫，
他胳膊一縮吃一驚，
趕上前本想把豬抱着走，
梗——！（費勁聲）

渾身使勁也不行，
雖說他自个不服老，
就忘了年過了六十，比不的
年輕人。

胳膊發痠腿發軟，
腦袋里活像鑽進了一群蜂。
劉老漢使勁過猛昏過去，
躺在了豬旁泥水中，
正可巧在這會兒走來了王社
長，

後跟着任務委員李得明，
這本是下大雨他們巡邏來查
夜，

也很擔心這豬棚。
走進豬棚照手電，
他們倆，倒退了兩步嚷一聲，
沉着下去又仔細看，
見老漢滿臉的污泥嘴發青，
兩手把豬抱的緊，
這只豬還斷斷續續在哼哼，
兩人把老漢忙扶起，
嘴貼近耳朵叫了幾聲，
好半天老漢喘上了一口氣，
他們倆心里才稍微放點松，
王社長背起劉老漢，
李委員抱着豬照亮了手電在

后边行，
剛走進老漢的大門口，
就聽見他老伴一陣喊叫声，
(大声)嗨！隔壁的鄉親們快來
幫把手！

我們家出了大事情，
原來是房門倒扣關的緊，
她想出來不能行，
你想想風也大來雨也大，
別人如何能聽清，
王社長他們走到房門口，
他老伴扒着窗檻答了聲，
唉！快幫助我把門開放，
啊！急的我連眼珠子都發了
紅！

說話間背着老漢把房進，
他老伴一見可發了憐，
那只豬風吹雨淋工夫大，
到屋里真像從死里逃了生。
王社長問起前后事，
他老伴簡直是一點也說不
清，
光是說睡醒了睜眼就沒了老
漢，
屋里可還點着燈，
一看房門關的緊，

喊呀！累的我這嗓子一會兒
比着一會兒疼。

大伙顧不的多說話，
把老漢放在了炕當中，
他老伴趕緊給他把濕衣換，
王社長急忙拿過暖水瓶，
劉老漢喝下了一點熱開水，
漸漸清醒，睜開眼睛，
又想起剛才一回事，
趕緊又把豬打聽。

望了望地下的豬群看看社
長，

他這才把經過說給了大伙
聽，

王社長緊緊握住他的手，
心里翻過兒眼圈紅，
哆嗦着挑起大拇指，
好半天喉嚨里這才發出聲：
“大叔啊！您是咱社的好榜
樣，
愛護公共財產，做事負責在
社員當中屬頭名。”
到後來他老伴受他的感動也
轉變好，
在社里兩口子成了一對勞動
老英雄。

求 画 画

〔快 板〕

小寒大寒好冷天，
又到臘月二十三，
別的地方咱不表，
就單說說王家灣，
在村里，自从有了農業社，
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舒坦。
有的就把新房蓋，
有的就裝修旧房間，
家家是粉白的牆壁似雪亮，
毛主席像挂中間，
牆上還缺几幅画，
要貼上新画更好看。
新年春節貼新画，
庄稼主兒是習慣。
正可巧，老头社員田永正，
他們家画画是祖傳，
只要你能出主意，
他一画，比你說的还新鮮。

有那东街的王老六，
還有对門的李洛三，
張二嫂和王大嬸，
都拿紙來求老田。
屋里挤的人不少，
說說笑笑把話談；
那边還有姑娘兩個，
本是秀榮和小蓮，
田老头一見心高兴，
笑嘻嘻的跟大伙談：
“誰喜愛什么只管講，
來把画面談一談。”
这个說：“我要个太白來醉
酒。”
那个說：“我是要刘海戲金
蟾。”
田老头听罢把头点：
“行，行！想画这个不費难。”

王大孀也搭了話：

“这么着我也說一番，
我求您画个蝸蝸吃白菜，
這張画，打早我就挺喜欢。
在以前，破房子不配把画挂，
更沒有，買画的那筆數余錢。
您能把这画給画好，
我也算沒有白盼这几年。”

田老头說：“好好好，
想画这个更不难！”
他抬头又把姑娘們看，
問了秀榮問小蓮：

“你打算要張什么画？
也來从头談一談。”
这小蓮生來的爱說又爱鬧，
嘿！先笑了一声开了言，
“他們那画我嫌俗气，
我求您把真人真事画上边。
請您屋里画上桌和椅，
再画上花被褥子在炕一边，
桌上画个暖水瓶，
再画上茶壺茶碗和茶盤。
炕上画个老太太，
針綫活兒擺跟前，
这老太太約莫有六十歲，
平常最爱鬧着玩，

蒼白的頭髮挽着个髻，
身上穿的是一身藍，
未曾說話爱先笑，
在画上，可別画成帶笑顏，
因为她正鬧心腹事，
應該画，撅着个大嘴把腿盤。
您要覺着不好画，
我說个办法您使喚。
您就照着我王大孀，
管保越画越对盤。”
王大孀越听越不对，
叫了声：“丫头，干么把我画
上边？

老骨头老肉的那点好？
怎么單丑着我好看？”
小蓮說：“画您是表揚您進
步，

預備着以后做宣傳。”
大孀說：“既然画上影响大，
怎不把你媽媽画上边？”
逗的大伙哈哈笑，

小蓮又笑着开了言：
“大孀您先等一等，
我这話兒还没說完。”
大孀說：“对！任憑你个丫头
嘴多巧，

“呀！反正是畫我我有意見！”
大伙越听越斗笑，
小蓮又接着往下談：
“田大爺您就細心畫，
畫好了，我請瓜子、大象烟。
這畫上再畫人一個，
畫上個老头坐炕沿，
老头就是我王大叔，
要畫成老兩口子正在把話
談。

您把畫面畫完畢，
再來個‘說明’寫上邊：
這是去年收秋後，
社里開會的那一天。
那時候，初級社要轉高級社，
不少的社員有意見，
那天我見到王大孃，
她心里可更有負擔，
大叔開會回家轉，
老兩口子打算盤，
說什麼，入了社日子剛好過，
這一改變可遭難，
咱們家土地較多勞力少，
高級社咱可沒光沾，
等將來，上年歲闖個老弱戶，
生活就更沒來源。

王大叔一邊長嘆氣，
大孃就一勁老嚷煩，
在那會兒，我正走到窗根下，
我把這話都聽見。
沒想到後來轉成高級社，
社員們勞動積極干的更歡。
大孃家里也增了收入，
思想這才得轉變。
田大爺，請您寫上這段事，
好貼在牆上做紀念。”
小蓮正在往下講，
王大孃瞪了她一眼開了言：
“瘋丫頭盡是壞主意，
行出來的事兒討人嫌。
本來嘛！開頭說轉高級社，
連你媽媽也有意見，
經過社長一講話，
思想上慢慢才轉開彎。
懂得了勞動能夠創造一切，
‘按勞計酬’辦法新鮮，
事實的教育更有力，
高級社，好處就算說不完。
社里勞動都使用上，
想法盡量照顧咱。
春里來，燒薯炕、揀粒籽和選
種；

到夏季，看麥場拔雜草又得
整枝棉；

到秋天更是忙得很，
要說那活兒真沒完，
只要肯干不偷懶，
想掙工分不費難。

別看我們老兩口，
在社里一年四季也不閑。
到秋后‘按勞計酬’一算賬，
比去年多分了一百多元錢。
再說那孤寡老弱戶，
社干部時時刻刻掛心間，
社里有公益金適當來照顧，
生活也一點沒困難。
活生生事實面前擺，
一細捉摸就轉開弯，
咱們社，前年分紅‘勞六地
四’，

每一個地股分五元。
去年改成‘勞八地二’，
地股更沒少分錢，
收穫全靠勞動換，
讓地股來剝削勞力不對盤，
影響着勞動積極性，
給發展生產添困難。
再說土地是私有，

這又對統一規劃不方便。

還有那私有的牲口和農具，
問題更是不簡單，
社里要把牲口使，
畜主就挂念在心間，
自個要是跟着去，
浪費人力和時間。
說起來，初級社的缺點多的
很，

說上兩天也說不完。
總說還是高級社好，
我心里早就轉開弯。
大嬸我以前有點短處，
你干啥動不動的掛嘴邊，
東家說來西家道，
拿着大嬸做宣傳，
光使嘴說還不解氣，
哼！還想把大嬸畫一番！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畫出個畫來倒新鮮，
先畫上，我們那小姑爺王志
福，
再把小蓮你畫上邊，
那天你們去鋤地，
就是個好場面。
你們這沒過門的小兩口，

挑战鋤地干了个欢。
我要把这画貼牆上，
抬头一看就喜欢。”
你看这小蓮多嘴巧，
她說呀：“老人家怎么跟侄女
鬧着玩！

說您从落后到轉变，
本是進步的好表現。”
小蓮正笑着往下講，
田老头兒搭了言：
“我心里想出了一張画，
你們看新鮮不新鮮？
一張紙分成兩边画，
开头先來画右边，
把村南大河先画上，
再画村北那兩座山，
山上边，成群的牛羊正吃草，
山下边，好庄稼一眼望不見
边。

再画那膠皮大車十几輛，
全都是馬拉長套驟架轅。
再画上男女社員正鋤地，
有几个老人整枝棉，
姑娘們举手來挑战，
小伙子好像是应战來搭言。
地头上老太太就把小孩哄，

画一面紅旗在地中間。
这本是画的村外景，
那半边再把那村里画一番，
先画上新盖的那所小学校，
磚牆圍着大房間；
再画上咱們的俱樂部，
还画上兩個管理員；
緊接着，再把咱們的診所画，
还要画上医生和接生員，
也画上門口那塊匾，
也寫好‘健康第一’在上边。
画上咱們那洋井和小鋼磨，
柴油机的輪子轉得欢，
新房子磚牆慢慢的画，
三街六巷要画全。
我把这些画完畢，
接着再画拐王三，
要問为啥把他画，
有个情由在里边：
你看他这一殘廢，
日子过的多舒坦！
虽說拐着一條腿，
入社后当了一名飼養員。
他的工分不少掙，
一分紅就合几百元，
咱們社，自从轉成高級社，

論光景他更有了好轉變，
身上穿的是新布，
三天兩頭吃白面，
鋪的蓋的都齊備，
日常用的挺齊全，
這全是高級社的新氣象，
我要加工畫齊全，
為的是說明咱走到好境界，
更好的生活在後邊。”
小蓮稱贊說：“好好好！”
大嬸也說她喜歡：

“我改了，那張蠟燭吃白菜，
請您也給我畫這片。”
只聽得大伙都嚷好，
這個畫面太新鮮。
牆上貼了這樣的畫，
管保誰見了誰喜歡。
說到這兒算一段，
喘喘氣兒抽袋煙，
這快板就叫“求畫畫”，
請諸位多多提意見。

訓 女 婿

〔鼓 詞〕

如意的鴛鴦順水的魚，
自由結婚的好夫妻。
我們社也有這麼青年夫妻
倆，
那就是劉玉蘭和王志奇。
兩個人友愛互助感情好，
親親熱熱真和氣，

志奇是生產隊長最能幹，
劉玉蘭除了下地她還兼着當
會計。
在社里是人人夸奖這小兩
口，
老太太更看着這兒子和媳婦
兒有出息。

这一日，晚飯过后要睡覺，
兩口兒点灯進了屋里，
志奇又把玉蘭看，
只見她撇着小嘴兒把头低：
“喂！你为啥这么不高兴？
赶快对我提一提，
是丢了什么玩玩藝兒？
是誰家的孩子把你欺？
我去把他家的大人找，
呵！欺侮咱們可不宜！”
他装腔做势的开玩笑，
这玉蘭兩眼兒一斜瞪志奇：
“你少跟我說廢話，
我心里膩歪顧不的。
哎！今日个我把你考一考！
这庄稼从种到收是啥手續？
一步一步挨着講，
我看你懂的不懂的。”
志奇一听心納悶，
喂！为啥談出了这問題！
看她是正顏正色來講話，
我講講看她还有啥說的：
“呵哈！要說別的許不懂，
要談这个可最熟悉。
施肥耕地再播种，
間苗、鋤苗，一遍、兩遍……

唉呀！这可得从头細算計，

唉！我先打听打听咱再講，
到底是有啥問題？”

玉蘭說：“我再問，这劳动果实你爱不爱？

这庄稼糟蹋了可惜不可惜？”

她这一問不要緊，

志奇可真着了急：

“哎！糟蹋庄稼的是哪个？

这可是跟他別客气！

你赶快对我講一講，

这样的社員得教育。”

玉蘭說：“恐怕你說了不算数，

嘿！要找他，馬上就在这屋里。”

王志奇，越听越觉着不对路，
急的他直抓腦瓜皮。

“喂！莫非你說的就是我！

那可得真正有根据。”

玉蘭說：“人証物証全都有，

現在我來談問題：

粮食本是宝中宝，

小孩兒都懂的这道理，

今天社里收玉米，

你是一个掌做的，
既是領導就責任大，
为啥粗心又大意？
咱娘去跟着拾玉米，
丢的还全是大个兒的，
她背着滿滿的一筐去記工，
难道还不算好証据？”
志奇一听真冒了汗，
哎！这情况是真还是虛？
唉呀！我始終來回檢查看的
到，
社員們收割庄稼更仔細，
縱然是还怕收的不干淨，
再細找一遍是可靠的。
娘去拾玉米我知道，
看見她沒有拾着多少的，
头散工我回到社里去把車
找，
这玉米莫非是那会兒弄丟
的！
看志奇思前想后心發乱，
低下了腦袋沒言語。
这玉蘭小嘴兒一撇把志奇
叫，
真顯着有点兒不客气：
“嘩嘩！当隊長的得獎你有份

兒，
‘爱社模範’也选上你，
你建議收割庄稼鬧競賽，
哪个隊收打的干淨看成績
我親眼見你挑了战，
直跟大伙兒吹牛皮，
‘增產節約’在嘴邊兒挂，
‘顆粒还家’是你說的。
今天秋收刚开始，
嘿！你就干了个漂亮的。
你自个兒难看是小事，
我这份兒可是最怕人俏皮，
要是叫我去丟臉，
哼！說出朵花兒來也不宜！
社員犯錯誤有隊長，
隊長！……您！……这份兒錯。
誤怎处理？
你干脆按照輕重自个兒斷，
快說說，受什么处分才相宜？
今个要不說正經話，
就甭結記上炕睡覺去！”
(夾白)說呀！唉！你快說呀！
王志奇死不吭声光是笑，
那心里就跟猫抓差不离，
想說可又难張嘴，
不說吧媳婦逼的又挺急。